

岁月
年华

清明时节麦花香

□诸葛保满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在我的孩提时代，乡亲们 在村旁的田野里种有大片大片的小麦。每至清明，麦苗肆意疯长，微风轻拂而过，绿浪层层翻涌。在这层层叠叠的翠绿之中，麦花悄然绽放，宛如隐匿在岁月深处的神秘宝藏，散发着别具一格的芬芳。

那时，我总是满心欢喜地跟着父亲穿梭在麦田之间，麦花细碎且微小，淡绿的色调中透着一抹若有若无的鹅黄，若不凑近仔细端详，着实难以发觉它们的踪迹。它们不像灼灼其华的桃花那般艳丽夺目，也不像皑皑似雪的梨花那般洁白无瑕，只是安安静静地簇拥在一起，在细长的麦秆上默默吐露芳华。父亲停下脚步，轻轻摩挲着麦穗，目光中盈满期许，喃喃自语道：“麦花虽

小，花期亦短，可它却承载着农民丰收的希望啊。”说着，父亲缓缓蹲下身子，牵起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讲道：“做人呐，就应当像这麦花。可以平凡度日、平淡生活，但绝不能庸庸碌碌。哪怕自身再渺小、再普通，也要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价值。”年少的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将父亲的这番话语暗暗铭记于心。

此后的岁月里，我始终将父亲的教诲铭刻在心底。乡村学校里，简陋的教室丝毫阻挡不了我对知识的热切渴望。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倾洒进校园，我便早早坐在座位上，大声朗读课文；夜晚，在昏黄暗淡的煤油灯下，我专注地埋头苦算数学题。夏日里蚊虫的叮咬，冬日中寒风的刺骨，都未能令我萌生退意。因为我深知，

唯有努力读书，方能如麦花一般，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

初中毕业时，我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一所师范学校。相较于乡村的初中学校，地处城市的师范学校生活可谓丰富多彩，然而也充满了诸多挑战。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同学，我并未自惭形秽，而是愈发勤奋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踊跃积极地参加各类实践活动。毕业后，我满怀热忱地回到家乡，站上了三尺讲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初入教坛，可谓困难重重。学生管理棘手、教学成绩不理想，乡村学校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我无数次萌生出放弃的念头。但每当忆起父亲的话语，脑海中浮现出家乡那 片麦花盛开的麦田，我便瞬间

充满力量。经过多年的拼搏奋斗，我的工作 单位从乡村辗转至集镇，而后又从集镇迈向县城，我也逐渐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笔杆子”，在县城扎下了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然而，无论我前行的脚步走得多么遥远，家乡的麦田与麦花，始终是我内心深处最柔软、最温暖的角落。

如今，又是一年清明节，广袤无垠的麦田里，麦花依旧如往年一般绽放，那淡雅的花香悠悠地萦绕在鼻尖。望着眼前随风起伏的麦浪，我仿佛又看到了父亲那和蔼可亲的面容，耳畔又响起他那亲切温和的话语：“麦花虽小，却孕育着丰收的希望；人生虽平凡，却也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诗和
远方

春的供词

（组诗）

□方华

红杏出墙

出墙的，不是我的轻佻
是我对春光的翘盼
我本是乡间女子
朴素的身影出没小小的庭院
一抹绯红
是我健康的肤色
浅浅的一笑
出自本真天然
我本不解风情
何来倚门弄笑的做作
怪只怪那千百年前的文人骚客
游园不值
拿我的一朵羞怯做他诗中的颜色
言辞间挑逗
要与他所谓浪漫的诗意私奔
只是你要知道
直到今天
我牢扎的柴扉依然未开

桃之夭夭

天天不是妖怪
不要凭空杜撰什么桃色新闻
我其华灼灼
难道不能让你感到春光灿烂
你仔细看一看我的笑容
哪一瓣不是明媚的绽放
人面桃花
就完全盛开在阳光下
哪里会有暧昧
更不必提什么情色的诱惑
美乃天成
我为天地展示
不要以为窥视了我的美
就意味着三月要走桃花运
我的运是我开朗的色彩
是我馨香的笑声
请将你醒脑的念头
在春风里消逝

梨花带雨

我绝对不是
长生殿里的那朵富贵
也不会成为
马嵬坡上的那树断魂
张冠李戴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证词
谁说大美的日子不能一身素白
我要给缤纷的春天一片圣洁
泪是我的羞辱
因为你们玷污了我的气节
一曲长恨歌
让我牵扯上浪荡的声名
那个千年前的诗人
不过是声色犬马的附会
你们何必认真
那些牵强浮夸的词汇
在轻佻的三月面前
我已哭成了泪人
这楚楚的姿颜
难道不能打动你
心中朗朗的阳春

美
在民间

幸福在路上

□钱续坤

“花开红树乱莺啼，草上平湖白鹭飞。”在脱去了臃肿的冬装之后，现代的人们总喜欢相邀到水美草肥的地方，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松弛一下劳累的筋骨。我也附庸风雅，斜背相机，骑上单车，直奔郊外的田野。绿树赏心悦目，奇花美不胜收，须臾之间，我就被这秀美的大自然陶醉了；其实陶醉的不只有我，至少还包括我眼前这两位正在忙碌的养蜂人。

对养蜂人的特别留意，应该说多少受到了散文家杨朔《荔枝蜜》的影响，文章中经典的几句依然清晰地记得：“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而事实上，我在小时候对蜜蜂并没有什么好感，其因就是曾经多次饱受被蜇之苦，以至于现在看见蜂房就不寒而栗，望到蜂箱就避之不及。这次恰好巧了，两位养蜂人正在忙着采蜜，我赶紧拿

出相机“咔嚓”地连拍了数张照片。男主人的脸上挂满了笑容——那是发自肺腑的满足的笑，那是溢于言表的幸福的笑，他还腾出手来，友善地向我打了一个手势，招呼我可以到他们的帐篷里去坐坐；女主人随即放下手中的活儿，从煤炉上拎来滚烫的开水，为我冲了一杯新鲜的蜂蜜。

蜂蜜虽然不是我的最爱，平时倒也品尝过几回，可我从来没有像杨朔那样喝出“鲜荔枝的味儿”。现在捧在手中的这杯，澄中透黄，黄中泛亮，无须说那扑鼻的清香和甘甜的滋味了，单单只用眼睛欣赏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外向的女主人看我望着玻璃杯痴迷的样子，忙不迭地打开了话匣子：她和丈夫都是浙江衢州人，长年以养蜂为生；他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看蜂箱、割蜂蜜、刮蜂蜡、劈柴火……而家中的老人和孩子根本无暇顾及，这群每天清晨就外出劳动的蜜蜂就是他们心爱的宝贝；他们知道，不管飞得多高、飞多远，这些可爱的宝贝最终还会回来，并且

是满载而归。然而他们呢？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的怀抱，回到亲人的身边？这简直就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难题，甚至比数蜂箱中有多少蜜蜂还要难上几倍。

花开人来，花落人走，养蜂人的行走与停顿，只与花事息息相关。停顿，为的是毗花而居；行走，为的是逐花而旅。流浪的脚步与漂泊的背影，谱写出他们诗意的人生，勾画出他们最美的家园。所以作家苇岸在界定养蜂人的身份时，用了一个十分经典的比喻：“放蜂人是大地 上寻找花朵的人，季节是他的向导。”寻找花朵，不就是在寻找春天吗？寻找春天，不就是在寻找这世间最美的生活吗？所以，养蜂人是一群永远不会放弃故乡的人；他们的故乡，就是花枝招展、蜂鸣燕舞的春天。

其实在路上，从来不只是一种姿态，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宿命；特别是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身处钢筋水泥的都市森林，越来越多的人常常感觉到内心的迷乱

随笔
漫谈

欧阳修与促使他重写作文的好友

□陈启银

说起欧阳修的好友，多数人会想起梅尧臣和苏舜钦。其实除了梅、苏以外，还有很多，而尹洙又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尹洙，字师鲁，洛阳人，比欧阳修大六岁。在欧阳修入仕西京洛阳初涉古文时，尹洙受先驱者穆修嫡传，作品已享誉四方，曾经是欧阳修学习古文的引路人、竞争者。

促使欧阳修重写作文的事，发生在公元1032年。当时洛阳新建一座大型驛舍，最高行政长官钱惟演为它题名“双桂楼”。落成那天，钱长官率同僚部属前往剪彩，高朋满座，兴致很高，便要求麾下谢绛、尹洙、欧阳修各写一篇记文，以三日为期。这一下子把三人推到了同题作文的赛场。三人回到家里，冥思苦想。因相互关系较好，成文后先私下交流了一下。谢绛的文章500字，欧阳修的500多字。而尹洙仅用了380字，语言简练，描述清晰，典雅庄重，章法严谨。谢绛与欧阳修自感不如，连忙将自己的文章收起来，商定只上交尹洙的作品。

约定期限到了，尹洙将文章呈上，谢绛和欧阳修找各种理由不肯交作文。钱惟演很不高兴，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不当回事，我可是早就准备给三石大米作为奖赏的啊！”无奈之下，二人将作文拿出，少不了钱惟演一番评判。年轻好胜的欧阳修不甘心，当天晚上便携带一壶酒到尹洙家，与他通宵切磋。尹洙说：“写作文最忌讳的是格弱字冗，你二位文格诚

高，不足之处在于字冗。”欧阳修心默记，仔细揣摩，回家就重写了一篇，比尹洙的还少20字，语简法粹，十分精道。尹洙读罢，赞不已，逢人便说：“欧九真是一日千里啊！”

晚年，欧阳修还充满深情地回忆：“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雋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辩论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伸纸疾读，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自得者也。”

后来，欧阳修与尹洙一直是政治改革与文学革新运动志同道合的战友，连被贬也同根连气，尽管大多数时间天各一方，却始终保持书信往来。两人一直坚守第一次被贬时的约定，无论贬到哪里，都要忠于职守，勤于公务，绝不酗酒放纵，散漫度日。欧阳修对尹洙的为文、为人、为官再熟悉不过。

公元1045年，尹洙在连遭诬陷被贬及贬所州府的势利小人处处刁难后，于1046年身染重病。因地处偏僻，既无名医也无良药，在范仲淹的帮助下转到邓州，可惜他已病入膏肓，1047年初溘然逝去。欧阳修非常沉痛，受范仲淹之托，撰写了《尹师鲁墓志铭》。此文，他坚持“不虚美，不隐恶”，对人物评价实事求是，而且有意模仿尹洙的简古文风，用精简准确的评语记述尹洙一生的品行大节，写得言简意深。

彼时，他写的《醉翁亭记》已经名满天下。但欧阳修怎么也没有想到，其用心

用情为好友撰写的文章，却遭到好友家属与门生的非难，希望他予以修订，否则不接受。主要原因有三：首先，尹洙以古文名世，而欧阳修写的墓志铭只说了“简而有法”，甚嫌评价不足。其次，尹洙破骈为散，厥功甚伟，文中却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再者，文中没有提到尹洙在宋代古文运动中的倡导地位。说到底，他们认为铭文对尹洙有关古文写作及其历史发展的作用，欧阳修的评价不够。

果真是这样吗？肯定不是。欧阳修每篇文章写成后，总是习惯“贴之墙壁，坐卧观之”，反复琢磨，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从初稿到定稿，删削改易，往往十不存五，“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宋·陈善《扞虱新话·文贵精工》）。哪怕写一二十字的小文章，他也会先打个草稿。何况这篇铭文写的是他的好友，还有德高望重的范仲淹加持，肯定是非常考究的。

第二年，欧阳修又写《论尹师鲁墓志》一文进行解释：首先，“简而有法”是指善于对素材进行取舍剪裁，“用意特深而语简”，从古至今只有孔子所作的《春秋》才当得起，用以称尹洙之文，分量极重，评价极高，不存在评价不足的问题。其次，单就文体而言，古文固然好，但骈文并非一无是处，破骈为散本身不必要特别扬扬。再者，宋初以来，倡导古文的人很多，尹洙之前已有柳开、穆修等人，所以说“作文文自师鲁始”并不符合事实，在当时亦是部分人的共识。欧阳修